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五十二則 玉面貓

話說清河縣有一秀士施俊，娶妻何氏賽花，容貌秀麗，女工精通。施俊一日聞得東京開科取士，辭別妻室而行。與家童小二途中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行了數日，已到山前，將晚，遇店投宿。原來那山盤旋六百餘里，後面接西京地界，幽林深谷，崖石嵯峨，人跡不到，多出精靈怪異。有一起西天走下五個老鼠，神通變化，往來莫測。或時變老人出來，脫騙客商財物；或時變化女子，迷人家子弟；或時變男子，惑富家之美女。其怪以大小呼名，有鼠一、鼠二等稱，聚穴在瞰海岩下。那日，其怪鼠五等正待尋人迷惑，化一店主人，在山前迎接過客，恰遇施俊生得清秀，便問其鄉貫來歷，施俊告以其實要往東京赴考的事。其怪暗喜。是夕，備酒款待之，與施俊對席而飲，酒中論及古今，那怪對答如流。施俊大驚，忖道：此只是一客家，怎博學如此？因問：「足下亦通學否？」其怪笑道：「不瞞秀士說，三四年前曾赴試，時運不濟，科場沒份，故棄了詩書開了小店，於本處隨時度日。」施俊與他同飲到更深，那怪生一計較，呵一口毒氣入酒中，遞與施秀士飲之。施俊不飲那酒便罷，飲下去即刻昏悶，倒於座上。小二連忙扶起，引入客房安歇，腹中疼痛難忍。小二慌張，又沒有尋醫人處，延至天明，已不知昨夜店主人往哪裡去了，勉強扶了主人再行幾里，尋一個店住下，方知中了妖毒。卻說當下那妖怪逕脫身變做施俊模樣，便走歸來。何氏正在房中梳妝，聽得丈夫回家，連忙出來看時，果是笑容可掬。

因問道：「才離家二十餘日，緣何便回？」那妖怪答道：「將近東京，途遇赴試秀士說道，科場已罷，士子都散，我聞得此語，遂不入城，抽身回來。」何氏道：「小二為何不同回？」妖怪道：「小二不會走路，我將行李寄托朋友帶回，著他隨在後。」何氏信之。遂整早飯與妖食畢，親朋來往都當是真的。自是妖與何氏取樂，豈知真夫在店中受苦。又過了半月，施俊在店中求得董真人丹藥，調湯飲之，果獲安全。比及要上東京，聞說科場已散，即與小二回來，緩緩歸到家中，將有二十餘日。小二先入門，恰值何氏與妖精在廳後飲酒。何氏聽見小二回來，便起身出來問道：「你為何來得這遲？」小二道：「休說歸遲，險些主人性命難保。」何氏問：「是哪個主人？」小二道：「同我赴京去的，還問哪個主人？」何氏笑道：「你在路上躲懶不行，主人先回二十餘日了。」小二驚道：「說哪裡話，主人與我日則同行，夜則同歇，寸步不離，何得說他先回？」何氏聽了，疑惑不定。忽施俊走入門來，見了何氏，相抱而哭。那妖怪聽得，走出廳前，喝聲：「是誰敢戲我妻？」施俊大怒，近前與妖相鬥一番，被妖逐趕而出。鄰里聞知，無不吃驚。施俊沒奈何，只得投見岳丈訴知其情。岳丈甚憂，令具狀告於王丞相。

王丞相看狀，大異其事，即差公牌拘妖怪、何氏來問。王丞相視之，果是兩個施俊。左右見者皆言除非是包大尹能明此事，惜在邊庭未回。王丞相喚何氏近前細審之，何氏一一道知前情。丞相道：「你可曾知真夫身上有甚形跡為證否？」何氏道：「妾夫右臂有黑痣可驗。」王丞相先喚假的近前，今其脫去上身衣服，驗右臂上沒有黑痣。丞相看罷忖道：這個是妖怪。

再喚真的驗之，果有黑痣在臂。丞相便令真施俊跪於左邊，假施俊跪於右邊。著公牌取長枷靠前吩咐道：「你等驗一人右臂有黑痣者是真施俊；無者是妖怪，即用長枷監起。」比及公牌向前驗之，二人臂上皆有黑痣，不能辨其真偽。王丞相驚道：「好不作怪，適間只一個有，此時都有了。」且令俱收監中，明日再審。

妖怪在獄中不忿，取雞香呵起，那瞰海岩下四個鼠精商議便來救之。乃變作王丞相形體，次日清早坐堂，取出施俊一干人階下審問，將真的重責一番。施俊含冤無地，叫屈連天。忽真的王丞相入堂，見上面先坐一個，遂大驚，即令公人捉下假的；假的亦發作起來，著公吏捉下真的。霎時間混作一堂，公人亦辨不得真假，那個敢動手？當下兩個王丞相爭辦公堂，看者各癡呆了。有老吏見識明敏者，近前稟道：「兩丞相不知真假，辯論連日亦是徒然，除非朝見仁宗。」仁宗遂降敕宣兩丞相入朝。比及兩丞相朝見，妖怪作法神通，噴一口氣，仁宗眼目遂昏，不能明視，傳旨命將二人監起通天牢裡，候在今夜北斗上時，定要審出真假。原來仁宗是赤腳大仙降世，每到半夜，天宮亦能見之，故如此云。

真假兩丞相既收牢中，那妖怪恐被參出，即將雞香呵起，瞰海岩下三個鼠精聞得，商量著第三個來救。那第三鼠靈通亦顯，變作仁宗面貌，未及五更，已占坐了朝元殿，大會百官，勘問其事。真仁宗平明出殿，文武官員見有二天子，各各失色，遂會同眾官入內見國母奏知此事。國母大驚，便取過玉印，隨百官出殿審視端的。國母道：「你眾官休慌，真天子掌中左有山右有社稷的紋，看是哪個沒有，便是假的。」眾官驗之，果然只有真仁宗有此紋。國母傳旨，將假的監於通天牢中根勘去了。

那假的驚慌，便呵起雞香，鼠一、鼠二聞知煩惱，商量道：「鼠五好沒分曉，生出這等大獄，事幹朝廷，怎得脫逃？」鼠二道：「只得前去救他們回來。」鼠二作起神通，變成假母升殿，要取牢中一干人放了。忽宮中國母傳旨，命監禁者不得走透妖怪。比及文武知兩國母之命，一要放脫；一要監禁。正不知哪是真國母。仁宗因是不快，憂思數日，寢食俱廢。眾臣奏道：「陛下可差使命往邊庭宣包公回朝，方得明白。」天子允奏，親書詔旨，差使臣往邊庭宣讀。包公接旨回朝，拜見聖上。退朝入開封府衙，喚過二十四名無情漢，取出三十六般法物，擺到堂下，於獄中取出一干罪犯來問，端的有二位王丞相，兩個施秀才，一國母，一仁宗。包公笑道：「內中丞相、施俊未審哪個是真假，國母與聖上是假必矣。」且今監起，明日牒知城隍，然後判問。

四鼠精被監一獄，面面相覷，暗相約道：「包公說牒知城隍，必證出我等本相。雖是動作我們不得，爭奈上天天怒，豈能久遁？可請鼠一來議。」眾妖遂呵起雞香，是時鼠一正來開封打探消息，聞得包丞相勘問，笑道：「待我作個包丞相，看你如何判理。」即顯神通變作假包公，坐於府堂上判事。恰遇真包公出牒告城隍轉衙，忽報堂上有一包公在座，包公道：「這孽畜如此欺誑。」逕入堂，著令公牌拿下，那妖怪走下堂來，混在一處，眾公牌正不知是哪個為真的，如何敢動手？堂下包公怒從心上起，抽身自付，吩咐公牌：「你眾人謹守衙門，不得走漏消息，待我出堂方來聽候。」公牌領諾。包公退入後堂，假的還在堂上理事，只是公牌疑惑，不依呼召。

且說包公入見李氏夫人道：「怪異難明，我當訴之上帝，除此惡怪。你將我屍用被緊蓋牀上，休得舉動，多則二晝夜便轉。」遂取領邊所涂孔雀血漫嚼幾口，臥赴陰牀上，直到天門。

天使引見玉帝奏知其事。玉帝聞奏，命檢察司曹查究何孽為禍。

司曹奏道：「是西方雷音寺五鼠精走落中界作鬧。」玉帝聞奏，欲召天兵收之。司曹奏道：「天兵不能收，若趕得緊急，此怪必走入海，為害尤猛。除非雷音寺尊殿前寶蓋籠中一個玉面貓能伏之，若求得來，可滅此怪，勝如十萬天兵。」玉帝即差天使往雷音寺求取玉面貓。天使領玉牒到得西方雷音寺，參見了世尊，奉上玉牒。世尊開讀，與眾佛徒議之。有廣大師進言：「世尊殿上離此貓不得，經卷甚多，恐易鼠耗，若借此貓去，恐誤其事。」世尊道：「玉帝旨意焉敢不從？」大師道：「可將金睛獅子借之。玉帝若究，可說要留貓護經，玉帝亦不見罪。」

世尊依其言，將金睛獅子付予天使，前去回奏玉帝。司曹見之奏道：「文曲星為東京大難來，此獸不是玉面貓，枉費其勁，望聖上憐之，取真的與他去。」玉帝復差天使同包公來雷音寺走一遭，見世尊參拜懇求。世尊不允，有大乘羅漢進道：「文曲星亦為生民之計，千辛萬苦到此，世尊以救生為重，當借之去。」世尊依言，令童子將寶蓋籠中取出靈貓，誦偈一遍，那貓遂伏身短小，付包公藏於袖中，又教以捉鼠之法。包公拜辭世尊，同天使回見玉帝，奏知借得玉貓來。玉帝大悅，命太乙天尊以楊柳水與包公飲了，其毒即解。

及天使送出天門，包公於赴陰牀上醒來，以去五日矣。李夫人甚喜，即取湯來飲了，包公對夫人說知，到西天世尊處借得除怪之物來，休泄此機。夫人道：「於今怎生處置？」包公密道：「你明日入宮中見國母道知，擇定某日，南郊築起高台，方斷此事。」夫人依命。次日乘轎進宮中見國母奏知，國母依奏。即宣狄樞密吩咐南郊築台，不宜失誤。狄青領旨，帶領本部軍兵向南郊築起

高台完備。包公在府衙裡吩咐二十四名雄漢，擇定是日前赴台上審問。轟動東京城軍民，哪個不來看。當日真仁宗、假仁宗、真國母、假國母與兩丞相、兩施俊，都立台下，文武官排列兩廂，獨真包公在台上坐，那假包公尚在台下爭辯。將近午時，包公於袖中先取世尊經偈念了一遍，那玉面貓伸出一隻腳，似猛虎之威，眼內射出兩道金光，飛身下台來，先將第三鼠咬倒，卻是假仁宗。鼠二露形要走，神貓伸出左腳抓住，又伸出右腳抓住了那鼠一，放開口一連咬倒，台下軍民見者齊聲吶喊。那假丞相、假施俊變身走下雲霄，神貓飛上，咬下一個是第五鼠，單走了第四鼠，那玉面貓不捨，一直隨金光趕去。台下文武百官見除了此怪，無不喝采。包公下台來，見四個大鼠，約長一丈，被咬傷處盡出白膏。包公奏道：「此吸人精血所成，可令各軍衛宰烹食之，能助筋力。」仁宗允奏，敕令軍卒拾得去了。起駕入宮，文武各朝賀。仁宗大悅，宣包公上殿面慰之，設宴待文武，命史臣略記其異。包公飲罷，退回府衙，發放施俊帶何氏回家，仍得團圓。向後，何氏只因與怪交媾，受其惡毒更深，腹痛。施俊取所得董真人丸藥飲之，何氏乃吐出毒氣而愈。後來施俊得中進士，官至吏部，生二子亦成名。